

从怒火中烧开始

一

人越嚣张，就越有可能遇到心虚的时刻——现在的崔义园就是这么想的；她刚刚和大自己两届的学长走进便利店，抬头就看到此前和学长对话内容的主角——正在收银处结账的，她亲爱的姐姐金祉呼小姐。

回想一下自己有点夸张的大嗓门，崔义园此刻非常担心祉呼姐姐听到了自己几句话；不过金祉呼神色如常，笑着打过招呼之后，只是将视线转向学长，问了一句：

“这位是……？”

真是大好机会，崔义园想，自己正愁没有机会让两个人认识。“这是我同学院的学长。”她说，同时向学长使眼色，示意他把握机会。

“你好，我是 Arin 的学长，周志焕。”他有点紧张，还伸出了自己的右手，看来是还想握个手。

金祉呼笑了笑，无视那只手，随后问 Arin：

“最近这几天都没怎么见到你，很忙吗？”

“是有点，在忙小组作业；老师给我们的课题有点难。”

“那你好好努力，要认真做哦。对了，Arin 周六下午有时间吗？姐姐请你喝杯咖啡怎么样？”

“下午好像不行，我约了朋友。晚上和姐姐吃饭吧，生日那天没跟姐姐一起真是好遗憾。”

到当天晚上，再顺理成章带祉呼姐姐去喝酒；崔义园心想，还没见过姐姐迷糊的样子，我简直太聪明了。

“那也好。你回家别太晚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”

目送金祉呼离开之后，崔义园松了口气；她拿了听芒果汁，被学长抢着买单之后，才想起自己本来是要买零食的。

算了，这就是过分好事的代价吧；她走出便利店，跟学长道了别，走向相反的方向。

要说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，还要回到两周前。这个学期才成为大一新生的崔义园，作为学校篮球比赛的后勤人员参与了最后两场比赛；半决赛的时候，祉呼刚好在不远处的教学楼上课，于是过来找她吃饭——Arin 学院篮球队的队员之一，也就是今天走在一起的学长周志焕，就是在那时候见到了祉呼。

学长向来很热情，入学的时候帮过 Arin 不少；所以，当几天前他说出想和祉呼多认识一点的时候，崔义园还是想要帮他一把的，只是没想到会如此突然地遇到祉呼。

不过两个昼夜过去，约定的周末很快就到来了。按照崔义园的计划，先简单吃个饭，等到去酒吧的时候就可以让学长登场了；以要他护送回家的名义就很不错。她一早和学长约好了时间，好让他在需要他出场的时刻及时出现，再承担个温柔细心又负责的角色。

一切顺利，她就去餐厅和祉呼见面；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，果然还是有点晕车。她沿着街边向南前行，在餐厅所在的街角看到了靠窗位置上坐着的祉呼——一瞬间的错觉，姐姐看着自己的时候似乎很有期待。

崔义园走进店里，在金祉呼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这家墨西哥餐厅是祉呼一直很喜欢的店，Arin 倒是第一次来；好在对于辣味，她的接受度也比较高。不会是因为没人能陪姐姐吃辣，才找我吃饭吧；她突然想到这里，原本见到祉呼的喜悦就消失掉一半了。

或许是她罕见的沉默被察觉，祉呼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问她这两天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愉快。姐姐还是不要问了，不然我连姐姐都要讨厌起来了，崔义园想着，拿起面前的 Tacos。

“Arin 最近和学长很亲近的吧，难道是那位做了什么让你烦心的事吗？”金祉呼猜测着，拿起桌边架子上的餐巾纸，塞到崔义园手中。

Arin 摇了摇头，表示学长没什么可让自己伤心的。她现在心中倒是生出了新的担忧：本就对自己没有依赖的祉呼姐姐如果真的和学长在一起，可能连这种见到姐姐的机会都会失去的。

我到底是脑子长了什么，才会答应学长的要求啊——崔义园颇为怨恨地想着，用叉子狠狠地扎起盘子里的鸡肉，放进嘴里。接着，她听到祉呼的提议：

“Arin 如果有什么烦心事，就和姐姐一起喝一杯吧，也该试试成年人的放松方式。”

——想不到她原本的计划可以如此顺利地实现。但是，她不想找学长来了，她想和姐姐一起度过闲暇的时光；可惜事与愿违，她刚打算发给学长不需要来的消息，祉呼就对她说：

“还有，把你的学长也叫过来吧。”

二

对金祉呼来说，失去理智是很少见的东西——当然，看到崔义园和学长一起走进便利店那刻除外。如果不是偶然见到，她可能也会相信崔义园那个“我很忙”的说辞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崔义园的世界排除在外。

她那时候立刻萌生的想法，是和 Arin 聊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；于是她故意在学长面前和 Arin 达成周六见面的约定，然后带着一丝不安离开便利店。回家的路上，她试图在记忆中寻找 Arin 恋爱相关的线索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变故出现在和崔义园见面很少的半个月內。此刻她的心情很难用懊悔这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；至少，要加上愤怒吧。

好在金祉呼虽然自闭，这时能帮上忙的朋友还真不是没有：比如，恰好和 Arin 同一学院，也是周志焕的同学的那位高中同学。她问了问有关 Arin 和周志焕的事，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答案——

“嗯？原来你知道了吗？但是，周志焕不是喜欢你吗？上次他在篮球场边上看到你之后，跟我们打听了好久呢。不过你也别太吃惊，他本来和崔义园也很熟，也许是想从她那边和你多接触也说不定。”

“那好像是我猜错了呢，”金祉呼说，“还以为他们是要交往了。”

“那应该不是，他只是跟认识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都比较活泼。不过，周志焕人挺好的，你考虑考虑嘛。”热心的高中同学补充道。

金祉呼笑了笑，随即转移了话题；考虑自然是不用考虑，但还要先确定 Arin 的想法才行。从目前的状况看，崔义园撮合别人的心思倒是很明显——这小孩，抛弃自己姐姐真是很干脆。

周末来临之际，气温也有所回升。金祉呼在出门前对着镜子一顿打量，最终换掉了深灰色的牛仔短裙，穿上一件黑色一字肩连衣短裙。这件裙子是什么时候买的，金祉呼都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还是从衣柜内翻了出来——趁今天穿起来吧，不然肯定又要作为回收品处理掉。然后她踩着坡跟的凉鞋出门，暗暗在心底感谢自己没有买过细高跟；那样的话，自己的好胜心一定会让脚更加痛苦。

等待的时间并不漫长：Arin 刚好在约好的时间出现在金祉呼视野里，还向她微笑着招手。

应当说什么呢？那一瞬崔义园的样子很符合自己的心意——微微卷起的发尾也好，随步伐摆动的裙摆也好。这样的巧合给了金祉呼错觉：或许 Arin 可以猜到我在想什么，为了让我开心点才这么做的。但是，把这种期待透过眼神传递出去就是不对的了；一旦推测失误，自己可要承担危险的后果。于是她收回目光，按照以往的方式面对 Arin，扮演表面毒舌实则贴心的姐姐角色。

她担当这个角色有段时间了；仔细回想的话，也许是从认识崔义园那刻开始。Arin 用餐时良久的沉默将金祉呼从回忆中剥离——可我不会知道 Arin 你因何不快，祉呼想，不如用我的方式解决吧。

坐出租车去酒吧的路上，金祉呼靠在崔义园的左侧肩膀上，开始准备措辞；当然，不会是为 Arin 预备的说辞，是给金祉呼执意邀请的那位朋友。崔义园正摆弄着手机，飞快地补习她某个群聊的内容。

“姐姐什么时候退出话剧社团了？” Arin 的手指停了下来，问道，还把手机屏幕拿给金祉呼看。

祉呼将屏幕推回去，“本来也只是被同学拉过去看看而已，早就退出了。Arin 有点迟钝呢。”

其实迟钝反而是好事，金祉呼心想，这样就会对我偶尔流露的心意视而不见。

她付过车费，带着崔义园走进酒吧。抬眼就能看到坐在吧台前的周志焕；他向金祉呼招招手，然后跟旁边的一个男生说了几句，两个人就一起站了起来。

“带了个学弟来，”他解释说，“人多能开心点。”

还不如直说你的这位学弟对 Arin 感兴趣，金祉呼心想。她笑了笑，拉着 Arin 坐下，顺便给她点了口感温和的酒；今晚是看我疯的时间，金祉呼默默地想。

酒吧的演出以乐队的演奏开场，接着是激烈的摇滚乐；祉呼记得，上次来还是安静的爵士音乐——随后就看到周志焕一边打着手势一边介绍，吼着说周末都是摇滚乐的乐队表演。

金祉呼点点头，瞟了一眼 Arin 酒喝得如何：一杯已经见了底。Arin 意外地沉迷酒精呢，金祉呼想，然后一饮而尽。

接着，她跟着其他寻欢作乐的客人一起冲进了勉强能算作舞池的那片空间。

三

崔义园第一次觉得，自己并不了解金祉呼。

看着在舞池里恣意舞蹈的祉呼姐姐，Arin 的视线变得模糊了起来；无须多言，这当然是酒精的作用。随着思维渐渐混沌，她开始紧紧盯着眼前的杯子，也不再参与两位男生的对话。

“义园不去跳舞吗？”周志焕拍了拍她，问道。

答案必然是不去；我连自己能不能走成一条直线都很担心，崔义园想。不过她没来得及张嘴，就被周志焕拉起来，然后踉跄着加入人群中。好在人潮的涌动最终将她带到金祉呼面前，让她在阵阵恶心与眩晕袭来之际伏在金祉呼肩头。

“先去休息吧，”金祉呼笑着在她耳边说，“我送你回去喘口气。”

崔义园索性闭上了眼睛，想用这种方式减少晕眩感。她按照祉呼推动的方向前进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挤出人群。

她们回到吧台前坐下，祉呼向酒保要了杯水。Arin 一共喝了两口，还呛到一口；就在她扯过一张纸胡乱擦拭的时候，学长也回到吧台前坐下。

“义园没事吧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，估计是喝得太急了吧。我陪她坐一会儿，你们继续玩。”金祉呼这样说。

于是周志焕再次离开吧台，汇入人群。他的身影刚隐没在舞池里，就有两个人来找祉呼搭讪，还都要到了电话号码。

原来祉呼姐姐也没有那么不平易近人，崔义园想着，疲惫地闭上眼睛；这么垃圾的搭讪手段就能要到电话号码，也太没有难度了。不过，她的感叹败给了睡意——Arin 就这样趴在吧台上睡着了。

再度恢复意识，则是后半夜的事了；祉呼叫着她的名字，试图让她站起身。崔义园勉强睁开眼睛，认清金祉呼的脸，伸出双臂挂在面前这个人身上，然后就又昏睡过去。

“我送你们回去吧，” Arin 的耳朵还没有进入梦乡，她听到男人的声音，“时间太晚了。”

“你知道义园的地址吗？”那声音又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她去我家就行了，”这回是金祉呼的声音，“麻烦你帮忙叫下出租车。”

现在，是祉呼背着她了；崔义园靠在那瘦削的背上，内心瞬间被安心感充盈。此刻她已经恢复了点意识：知道自己被祉呼背起，知道自己被放在出租车里，知道自己听到了不得了的对话——

“今天谢谢你了，回去也早点休息。”崔义园偷偷撑起眼皮，却只看到金祉呼的半截背影；她正站在车外对着谁说话。

“不过，请你不要再麻烦崔义园了，她也帮不到你什么忙。”金祉呼话锋转得很快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帮不到什么忙的，”祉呼解释说，“你总不能把占着位置的人赶走吧？”

金祉呼钻进车里，关上车门。她挥手和车外的人道别，紧接着就把视线转向 Arin 的方向。也许是因为金祉呼自己也喝了酒，也许是因为天色过暗，总之她没发现 Arin 是在装睡；她握住崔义园的手，用大拇指轻轻摩挲手背的皮肤，叹了口气。

祉呼家离酒吧不远，只消十几分钟车程——虽然对崔义园来说，要掩饰不平稳的呼吸可真是太痛苦了。祉呼背着她走上家门口的台阶，拖着脚步穿过房门，最后把她放在卧室的床上。

此刻的崔义园，用难得清醒的脑子构思了一个简单的恶作剧：在祉呼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吓祉呼一跳。不过祉呼偏不随她的意，在床边流连了许久——末了，还牵起她的手，印了嘴唇上去。

金祉呼又回到床上，拨开她散乱的头发，吻了吻额头。崔义园感觉自己心都在颤抖；早知道金祉呼会这么做，Arin 就不会装睡。

——我哪能想到这姐姐这么深情啊！

幸好，金祉呼终于离开床铺，拿着东西进浴室洗澡去了；崔义园长出一口气，坐直了身子。她扫视一周，看到熟悉的房间布置，确定金祉呼的品味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不过，祉呼姐姐今天的表现，真的是太奇怪了。

在流水声停止很久之后，也不见金祉呼出来。因为担心祉呼会直接睡在浴室里面，崔义园走向浴室，想拍门把她叫醒。在距离浴室门没有几步的位置，她听到了祉呼稍带沙哑的嗓音。

“Arin……”

祉呼在浴室里叫道。声音不算很大，发音也不够清晰，几近哭腔；不过这声音很快中止，取而代之的是短促且激烈的喘息声。

崔义园急忙打开浴室门，看到了赤裸着伏在浴缸边缘的金祉呼——从她颤抖双腿间的右手和过分绯红的脸颊颜色来看，很难不明白她到底在做什么。

四

祉呼往日炯炯有神的眼眸，终于在和崔义园四目相对时恢复了焦点。她没有试图张嘴解释，就只是坐在浴缸外的那只小凳子上，定定地看着门外的崔义园——金祉呼小姐向来有厚颜无耻的脾性，崔义园一直很想学习这一点，却苦于没有什么机会。不过，Arin 倒是也没有期待过这样的临场教材。

于是 Arin 先一步错开视线；她注意到盥洗台上放着的入浴剂，以及浴缸里飘着热气的热水。美妙的巧合，她想，接着拿下系着的腰带，将裙子脱下。趁着解开胸前扣子的空档，她瞥了一眼祉呼，发现她只是低着头，用花洒在双腿间冲洗。

仅剩的衣物被扔进洗衣篮，Arin 就踏进浴室，顺手关上了门。金祉呼把花洒递给她，就起身迈入浴缸中，坐了进去。

还真是镇定呢，姐姐。Arin 想着，将全身用水打湿。这不算短暂的洗澡时间，被崔义园用来观察金祉呼的反应；既然要学习，就不能错过每分每秒的表情。祉呼看着她的脸，随后目光就向下游移，最后到膝盖部分。

的确是胆大妄为的姐姐，崔义园不由得在心里感叹着；她结束了清洗，就和金祉呼一起并排坐在浴缸里。两人又沉默了几分钟，还是崔义园打破了安静：

“所以，姐姐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？”

教材的内容，要根据出现的疑点实时更新。抱着对回答的期待，Arin 的视线转向了身旁的人，与金祉呼平静地对视——和别人不同，金祉呼在紧张的时候，目光从不会躲闪；现在她的行为，正符合崔义园的推测。

“嗯，应该吧。”半晌后，金祉呼答道。

这种睁眼说瞎话的表现，瞬间勾起了 Arin 的许多回忆：过去所有欲言又止的时刻，和每个逃避话题的瞬间。Arin 的怒火霎时间被点燃，将理智消耗殆尽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崔义园说完，猛地站起来，跨出浴缸。她拿过浴巾包裹住身体，就走出浴室，回到金祉呼的卧室里。

但是，她的回忆并没有停止：金祉呼落在手背、额头上的吻还历历在目。此刻她对想要听到金祉呼告白的渴望，远远战胜了对知晓金祉呼心意的喜悦，整个人被焦急的情绪包围。她下定决心，要在今天得到想要的回答，然后在房间门口站定；很快，她就听到了祉呼的脚步声。

推开门的祉呼，就这样被崔义园推在墙上；对于祉呼姐姐并不挣扎这点，Arin 相当满意。她逼近金祉呼，鼻尖划过她的下颌线，在颈间停留。

“姐姐既然是那么看我的，那我也很想看着姐姐把想做的事都做完。姐姐，”她轻声说，“现在我就在你眼前，让我看清楚好不好？”

祉呼没有说话，只是眼神中流露出些许惊讶。崔义园轻轻亲吻着金祉呼的脖颈，同时拉过她的手，隔着浴巾向阴部探去；祉呼的耳朵迅速变红，喉咙也紧张起来。

扯下金祉呼身上的浴巾，崔义园的舌尖从锁骨品尝到胸乳，再将乳尖含入口中；她听到金祉呼婉转动听的叹息声，就回赠了一个响亮的吻，然后抱起祉呼的左腿，用左手的手指带动金祉呼的手指趁势而入，去揉捏阴部。

好一片水声，“姐姐怎么不叫我的名字？”Arin 不满地说，稍稍用力刮了几下。

祉呼的眼神有些迷离；她攀上崔义园肩头，身体配合起手指的拨动，呼吸颤抖起来。

“Arin……”祉呼说道。这低哑的嗓音真是和刚才如出一辙，崔义园想着，去追逐姐姐的双唇。金祉呼将两人身躯间的发丝拨开，很投入地抱住 Arin 的脖颈；这场争夺空气的战斗完全由祉呼主导，直到崔义园因为窒息逃离她的嘴唇。

随后，祉呼急促的叫声开始回响在耳边；崔义园的拇指按住阴蒂，同时将中指插进祉呼身体，抽动起来。祉呼将左腿缠在 Arin 腰间，乳尖在她胸前摩擦；祉呼的叫声，比之前高了不少。崔义园加快频率，最终换来几次长久而响亮的叫声，以及大段的喘息。

祉呼的头靠在她肩膀上，手指在她锁骨上跳动。崔义园放开金祉呼的腿，拉着她走到床边。

“姐姐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？”Arin 问道，把身上的浴巾扔到一边。

祉呼吻了吻她的手背，又舔舐她的手指。

见祉呼不说话，崔义园一把将她推倒在床，然后分开她的双腿，埋首在双腿间。从阴唇处温柔的轻吻开始，到用舌尖在充血阴蒂旁打圈，祉呼的躯体早已起起伏伏，鼻间的哼叫也愈加黏腻。

接着，崔义园停下来；她张开腿，用阴部贴上祉呼的身体，前后移动着摩擦起来。当撞击的节奏趋于一致，祉呼就撑起身，去抱紧崔义园的身躯。虽然确实很破坏气氛，Arin 还是最终发出了海豚般的叫声，让已然无力的金祉呼笑倒在床上。

崔义园只得掩面平复心情。

“但是，姐姐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说喜欢我？”

几分钟后，Arin 愤愤地问道。

“我说过很多次的，语气也很认真。可是，不听我讲的人明明是 Arin 啊。”

金祉呼回答。

“少骗我了，姐姐明明从来都只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”

崔义园撅起嘴反驳道，然后关掉灯，在祉呼身边躺下。窗帘上能看到少许日光的踪迹：黎明已然到来。

“姐姐为什么不买遮光效果好一点的窗帘？”

Arin 又问。

“不跟你睡的话，倒也没有必要。我又不是晚睡怪。”祉呼笑起来，摸摸她的脸。

Arin 被气笑，“姐姐说话永远这么直接。”

“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直接的，”祉呼侧过身子，与崔义园十指紧扣，“园啊。”

Arin 看向她。

“和我在一起吧，”祉呼说，“我爱你。”

“好。”崔义园回答道，然后满意地闭上了双眼。

—FIN—